

文艺锐评

中国动画的
跨文化探索

□ 卢武 唐石莹

自2017年7月宣布合作,到2025年12月首播,中美联合制作的52集大型动画系列片《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迅速突破圈层,吸引了不同年龄层受众的目光。该动画片成为央视收视率增幅显著的青少年节目,也引发了全民参与的讨论热潮。

哪吒与变形金刚这两个经典IP的梦幻联动,看似天马行空的创作表象之下,实则蕴藏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洞察。八载时光沉淀,当东方神话谱系中的哪吒与西方科幻宇宙里的变形金刚打破次元壁垒、携手并肩作战,这一文化跨界、艺术交融的创新之作,为受众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

跨次元剧情联动

一个植根于东方神话的玄幻世界,一个驰骋于星际科幻的机械宇宙,本属于不同次元、不同文化体系,却在动画中被置于同一叙事场域,核心动因是它们共同面临石矶娘娘与反派变形金刚(以威震天为首的霸天虎军团)联手造成的威胁。哪吒纵使神通广大,变形金刚(以擎天柱为首的汽车人阵营)纵然科技先进,仅凭个体力量仍难以抵挡石矶黑魔法和霸天虎邪恶力量的双重夹击,这一设定构建起“单一个体无法独善其身”的前提。最终,哪吒与汽车人选择联手,毅然踏上寻找火、风、水、土四神石的冒险之旅,剧情就此完成从“个体作战”到“同盟抗敌”的关键转折,暗合了“面对共同挑战时,不分地域、种族携手应对”的核心思想。

并肩作战中,双方分工协作:哪吒以混天绫、乾坤圈等法宝牵制敌人,汽车人则凭借高科技武器攻破防线,这种优势互补的战斗模式,正是双方应对共同挑战的具象化表达。寻石途中,他们虽因理念差异产生分歧,却始终以“守护苍生”的共同责任为指引化解矛盾,凸显出“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的智慧。无论是神话世界、科幻宇宙,还是现实图景,危机面前,携手合作是共识,守护正义是责任。整部动画的跨次元剧情联动,本质上是对共担危机这一责任的诠释,通过角色间的一次次协作,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唯有携手同行,才能抵御共同风险,守护共同家园。



动画片《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海报

东西方文化共融

作品以文化符号的互嵌与美学风格的交融,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

在视觉设计层面,小龙女、雷震子、土行孙等神话角色都以变形金刚形态登场,充满金属质感,部分汽车人的形态设计则借鉴了中国传统瑞兽的轮廓,兼具神话韵味。总导演蔡志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传承,更要对话。”在文化理念层面,动画将“邪不胜正”的东方道德观与“科技向善”的西方伦理观深度结合,推动两种文化平等对话。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创作恰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体现。

主创团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植入,实现了文化表达与剧情推进的深度融合。在最终的故事设定中,象征外在赋能的“神石”归于虚无,代表物理力量的“铠甲”终将破碎,这一设计既解构了对外部装备、力量的固有依赖,更借由情节转折深刻诠释了东方文化中“不射之射”的境界追求,将“重在修为”的东方哲学理念深植于故事内核,驱动情节转折、丰满人物弧光。

作为本动画蓝本的《哪吒传奇》(2003年)和《变形金刚》(1984年),早已超越单纯的影视IP属性,成为跨越代际的文化记忆载体。《哪吒传奇》凭借对东方神话的生动演绎,让哪吒这一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形象深入几代人记忆;《变形金刚》则以科幻机甲叙事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它们共同陪伴了数代观众成长,更在成年群体中积淀了深厚的受众基础,使得《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成为一部全龄适配的文艺作品,实现了童心与情怀的双向兼顾。

《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以“少年有梦,英雄联动”为主题。在片中,主人公小吒的“梦”并非孤立的个体愿景,这个“梦”承载着对正义、勇敢的纯粹追求。作品始终坚守“邪不胜正”的叙事逻辑,传递出正义、和平、勇敢的人文情怀,凝聚起人类精神层面的共同认识。

文化出海的创新路径

与其“小院高墙”,不如“开放共享”;与其“零和博弈”,不如“合作共赢”。作为中美动画跨文化合作的突破性实践,《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所构建的“经典IP共创、价值内核共享”的合作模式,为中国动画文化出海实践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从以往较多尝试的单一内容输出或版权销售,升级为与国际顶级IP进行深度合作、共享价值的战略合作。为此,导演蔡志军将此次创作形容为一次“开枝散叶”的尝试:既要守住中国文化的“魂”,又要让其以世界能听懂的语言“枝繁叶茂”。当中国故事以更包容性的艺术形态走向世界,当东西方文明在平等对话中彼此滋养,真正的文明互鉴不再是单向的文化灌输,而是坚守自身内核前提下的双向奔赴。

不同文化如何跨越隔阂实现共赢,不同群体如何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这成为文艺创作亟待回应的时代之问。

《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回答了这一问题,它将哪吒承载的东方文化与变形金刚蕴含的西方科幻内核有机融合,以跨次元的同圆叙事、跨文化的符号对话,让抽象的人类命运挑战在交流、交织、交融中变得可感、可知、可及。

同时,我们看到,动画中,哪吒与汽车人跨越次元的并肩作战,正是中国动画的跨文化探索和创新表达。

赣南歌曲创作:
地域化的现代表达

□ 何志清



图为何志清作词歌曲《让我们一起出发》MV封面

赣南,这片浸染着革命热血与客家文脉的沃土,如今正以独特的音乐语言,谱写着新时代的精神图景。从《乘风》的深邃追忆到《幸福山歌连打连》的欢腾颂扬,再串联起《新长征 再出发》《这里是红军的老家》《吉祥花帽》等一批优秀作品,赣南歌曲创作逐渐展现出红色基因的现代表达、专业深度与大众广度双向赋能、地域元素创新融合的鲜明特质。

红色叙事与现代表达的创造性融合

赣南红色歌曲创作的一个突破,在于其成功实现了宏大历史主题的微观化、意象化与情感化书写。以《乘风》为例,歌曲以“风”为贯穿性意象,巧妙串联“火把”“草鞋”“星火”“红星”等具象符号,将长征这一宏大史诗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个体记忆与情感流动。“风,带着秋天的记忆,穿过倒映火把的星空”——此类歌词摒弃了口号式颂扬,转而营造出一种跨越时空的沉浸式对话场域。这种创作思维从2023年度入选中国音协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优秀歌曲的《从此》就可以看出,在《成长在您怀抱里》《亲亲红土地》等作品中一以贯之。它们不再简单复述历史事件,而是深入挖掘红色精神与当代青年之间的情感连接点。《乘风》中“青春誓言”与“梦的光影”的并置,《新长征 再出发》对“新征程”的聚焦,都体现了创作者的核心追求:让作品摆脱宏大叙事的刻板印象,转化为可与当下生命体验共鸣的情感能量与精神财富。

赣南歌曲创作的另一个核心维度,是对客家文化的深度挖掘与时尚化转译。《幸福山歌连打连》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作。歌曲以客家山歌为底色,保留“哎呀嘞”等特色衬词,“连打连”(意为“非常多”)等原生方言词汇与山歌衬腔,更大胆融入RAP(说唱)段落,形成传统山歌与都市嘻哈的奇妙共振。这种融合绝非生硬拼贴,而是基于文化自信的有机创新。RAP(说唱)段落的“根在中原——万里迁徙——”以现代节奏演绎客家千年迁徙史,让古老叙事获得青年群体的认知接口。与之相对应的,《牛牯调》对传统农耕歌谣的现代化

编曲,《擂茶故乡》对民俗生活的艺术化提炼,《吉祥花帽》在少儿视角中的非遗传承,共同构成一幅传统客家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语汇交响共鸣的生动图景。

专业性与众性的双向奔赴

赣南歌曲创作团队呈现出专业深耕与群众普及并重的鲜明特点。从创作者履历看,何志清、李欣、朱谷馨、张薇等年轻的创作者均为群众文化工作者,他们中有人还是全国优秀青年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而演唱者的选择则兼顾学术性与传播性,如《乘风》由声乐博士赖颖怡演唱,确保了其美学高度与情感深度;《幸福山歌连打连》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电视节目人气选手刘果林演唱,强化了歌曲的传播广度。这种“专业创作+多元传播”的模式,使赣南歌曲既能登上专业舞台,又能通过“村晚”、电视综艺、网络平台深入民间,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看江西》《等你来》等从歌曲传唱到广场舞乐曲的衍生路径,正是这种双向奔赴的成功例证。

从《亲亲红土地》的深情讴歌,到《成长在您怀抱里》的感恩抒怀,再到《吉祥花帽》对非遗传承的赞美,赣南歌曲创作已形成红色精神、客家文化、时代生活等多声部主题交响。这些作品共同勾勒出赣南作为革命老区、客家人聚集地、乡村振兴图景的多维形象。当然,这种多元叙事的背后,是创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和情怀:既不忘来时路的艰辛,也歌唱新征程的荣光。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创作始终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如《幸福山歌连打连》《与你同行》艺术化

呈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成果;《等你来》《最美的相遇》则塑造了文旅融合的美好景象。这种“时代命题的艺术化应答”,使赣南歌曲超越了地域文艺的范畴,始终保持着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

现代音乐语汇中的地域化表达

在音乐本体层面,赣南歌曲展现出简约而不简单、传统而又富时代质感的审美追求。《乘风》以钢琴与大提琴营造深邃历史空间,《幸福山歌连打连》以电声乐队烘托欢腾生活场景,《牛牯调》则在民乐基础上融入现代节奏。这种编曲理念,既避免了民间音乐创作中常见的“土气”,又防止了盲目追求时尚导致的“无根化”。

其核心在于,创作者始终以音乐情感表达的有效性为尺度,所有技术手段都服务于内容表达。因此,我们能在《乘风》中听到历史回响与未来召唤的交织,在《幸福山歌连打连》中感受传统山歌与都市节奏的碰撞,在《擂茶故乡》中体味乡愁记忆与当下生活的融合。它们是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传统与现代的共舞。这正是新时代赣南歌曲最动人的艺术特质:它们不仅是地方文化的音乐记录,更是中国故事在红土地上的生动章节,以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声音,唱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气神。

随着更多如《这里是红军的老家》《成为最好的自己》《赣鄱工匠》等作品的涌现,赣南正在形成一条清晰的艺术创作脉络——用现代音乐语言重塑红色记忆,用地域文化元素丰富时代声音。这条创作之路,在传承中创新,在回望中前行,最终汇聚成磅礴的时代和声。

微评论

《过家家》的
另类温情呈现

□ 陈敬刚

近日上映的《过家家》是一部催泪影片,由成龙、彭昱畅、张佳宁领衔主演,讲述的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房东任继青将租客钟不凡误认为儿子,与保健品销售员苏晓月、中介贾爷、邻居金珍姑在同一屋檐下组成临时家庭,并由此展开的一段暖心治愈之旅。

纵观整部影片,始终洋溢着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的主旋律基调。导演巧妙地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叙事,把家国情怀叙事转化为家庭伦理叙事,让观众达成最大层面的共情共鸣共振。影片中,成龙的角色塑造摆脱了以往的硬汉标签,脆弱且需要被人照顾的普通人形象,让整部片子有了关于生命与衰老和解的思考。

《过家家》对戏剧冲突的把握恰到好处。与成龙曾经的影片《功夫之王》中那种拳拳到肉的火爆场面不同,《过家家》几乎没有任何激烈碰撞的武戏,它的描绘画卷在如何以“文力”解决问题:比如影片中“儿子”在练习举重时与充当教练角色的“父亲”之间所产生的种种矛盾,经过不断的冲突最后又回归于温暖的日常。

《过家家》用了交叉式的叙事方法:剧情由两条故事线构成:一条聚焦于“重组家庭”;另一条则是关注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由过去到未来,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感情线随着剧情的发展完成了交汇。两条线索均有各自的逻辑,又相互交叉、碰撞和融合,从而使影片的表达更加真实和自然。

影片在结构上实现了主副式的主题叙事:对任爹的“守护”,不仅仅限于钟不凡、苏晓月,还包括“亲家”金珍姑,以及貌似是闲笔的中介贾爷。影片中几组人物关系或多或少都带有情感裂隙,都有难以放下的执念,但他们最终通过这段非凡的守护之旅,追溯各自的情感记忆,在人生的成长转变中实现了情感的弥合。

《过家家》在剧情叙事、人物塑造等方面突破了常规创作思路,在传达友情、爱情、亲情之中完成了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呈现,这一意象无疑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是成龙电影的另类温情表达。

《用武之地》:
用真实照见世界的另一面

□ 代亮

当法律条文沦为废纸、社会秩序崩塌瓦解,当生命被明码标价为可交易的商品,人命如蝼蚁挣扎……电影《用武之地》所呈现的并非是一场神兵天降的境外救援,而是普通人在战乱中被绑为人质艰难求生的退无可退。这部取材于真实境外人质自救经历的影片,剥离了主角光环与盖世英雄式的大开金手指,以近乎冷峻的纪实笔触,让人在战火纷飞的真实中,触摸到在绝境之下的挣扎。

《用武之地》的真实直指人心。作为导演,奥巧巧妙消解了传统灾难片的戏剧式浮夸,在看似不可置信的情节中,将每一处冲突都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故事的核心主角团,没有身怀绝技的特工,亦无运筹帷幄的精英,皆为普通人。战乱冲突的爆发,使主角团接连二连三被极端组织绑为人质,这里的生存法则简单到残酷:每条生命都被明码标价,谈判失利便是生命的终结;夫妻同遭绑架时,绑匪会逼迫家属二选一,只留一个存活名额;任何试图挣脱枷锁的逃亡者,都会被拖拽至众人面前断肢示众,以威慑人质,灭掉其反抗逃跑的星火;而那些来自弱小国家、家属无力筹措赎金的人质,甚至连被勒索的价值都不具备,会被直接抛入茫茫沙漠,任其自生自灭。

申奥并未刻意回避这些刺痛神经的残酷细节,反而以幸存者回忆一一对应出了纪实感的细节,将阴暗潮湿的囚禁山洞、充斥着枪声弹药交易的嘈杂集市、烈日灼人且无遮蔽的沙漠逃生路,辅展于观众眼前。比绝境本身更具穿透力的,是导演并未将极端组织落入脸谱化的演绎,而是让每一个角色都呈现出立体的鲜活质感:施暴者群体中,既有被极端思想影响、手段狠辣的悍匪;亦有被贫穷与恐惧绑架、眼神中藏着挣扎的当地底层民众;还有原本热爱足球的小孩,在失去家人后,被强迫加入极端组织中。正如电影中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你觉得战争最后是谁赢了?”战争本质上是将所有人沦为牺牲品,在战火与仇恨中,哪有人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影片对“用武之地”的呈现,藏在极具思辨性的双重隐喻里。于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而言,这片战乱连绵的腹地,是他们恃强凌弱的资本;但对于绝境求生者而言,真正的“用武之地”,不是武力对抗的战场,而是人性深处的坚守。是影片里潘文佳即便沦为囚



《用武之地》电影海报

质,仍愿冒着风险救治伤者的医者仁心;是马兜兜借记者这个职业积累的观察能力,网上自学的求生智慧;是当地村民,一次次愿意为陷入绝境中的逃生者们给予帮助的纯朴。这种对主题的深化,让影片不再局限于讲述一段惊心动魄的自救故事,更借由这段取材真实的经历,揭露极端恐怖组织对生命的漠视,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人性。

《用武之地》不是一部让人轻松的电影,它沉重,带着几分不能直视的残忍,但它的价值恰恰又是用真实,但见世界另一面的黑暗与苦难——这种反差,让观众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和平与安宁生活。

第252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